

浩劫与辉煌：

从纽伦堡到东京

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 ⑥

张联芳 主编

王青 海林 著

华夏出版社

1994 · 北京

我的“历史演义”观 ——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出版之际

三年前，在《世界史通俗演义》出版时，我曾对前来采访的《北京日报》记者郭洪新先生表示要继续走“历史演义”的路子。承学界志同道合的朋友扶助、出版界的鼎力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世界末代皇帝演义》、《欧美列国志》等陆续上马。本书是我和几位作者共同努力的又一成果。

以通俗活泼、引人入胜的“演义”体写历史·古今中外，均不乏其例。但时下有人对此持有异议。比如说历史演义作品不能算科研成果（甚至连科普也算不上），对此，我不敢苟同。我已年过六旬，还执意坚持走“历史演义”这条路，说起来一是想为“历史演义”正名；二是力求满足最广泛读者朋友的读史欲求。

谈到为“历史演义”正名，这里涉及到历史学本身的许多理论问题，诸如：

从历史学的自身性质来看，它是否可以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若是，二者在理论上的对立又怎样在实践中有机地结合起来？

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看，客观历史本身是否有其固有的审美特征？换言之，历史当中是否天然地具有艺术的色彩或成分？如果有，历史著作该不该再现它？再现它需要采取何种形式？

从历史学的功能上看，除了再现客观历史事迹、传播历史知

识外，是否还需要表现历史的风采与精神？它有没有历史审美的功能？又怎样才能有效地传播历史知识？

从历史写作的主体来看，历史学家在解读史料、认识客观历史过程以及著述行文当中，是否必然地会发生所谓的“历史的想象”、“走漏”或“旁白”等戏剧化的艺术样态？

从体裁上看，历史著作是否必须死守那种死气沉沉、枯燥乏味的形式？可否采用相对轻松活泼、引人入胜的形式？要不要追求历史学美感？

从读者的角度来看，历史著作应否考虑其阅读心理？是否需要从他们的角度来反观历史著作？如果需要，那么，哪一种著作形式最符合读者的阅读心理，岂不是那最美的一种形式吗？

从当今西方史学的最新动向来看，计量史学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重新出现一股“新叙事史复兴”和“心态史学”的动向，为什么？

如此众多的问题，这里当然不可能去展开论述，也不可能去一一引述古今中外历史哲学家、艺术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争论与见解；这里只想说明，我主编这套以“演义”形式出现的历史著作，是与上述思考密切相关的，因为这些理论问题无一不从“演义”体裁与形式上生发出来。此亦正如古人所说的：“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而深切著明也。”明“体”达“用”，知微见著，如此而已。

在中国作为一种著作形式，“演义”体源远流长。不过作为一种有稳定套路与风格的形式固定下来，约在明清时期。它继承了传统的说书演唱艺术的某些传统，又强化了骈四俪六的章回题目特征以及人物故事情节方面的生动性与复杂性，并以其内容的丰富完整、故事的曲折动人以及形式的引人入胜而受到历代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从“演义”作品的价值取向上看，大体可分为两派：一派以罗贯

中《三国演义》为代表，特征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一派以冯梦龙、蔡元放《东周列国志》为代表，反对前者的虚构与渲染，主张一本于历史事实。其实，无论哪一派，无不与历史著作相通。当时的小说评点家如李卓吾、李渔等，在评点“演义”作品时，常称誉其“颇得《史》《汉》家法”，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

依我的理解，“演义”至少有两层涵义：其一，是指一种艺术门类，除包括固定的套路形式外，还包括一套特有的语言与修辞手段，包括特定的叙述内容；其二，是指一种著作体裁、著作形式，不包括内容方面的因素。我们这套丛书所用的“演义”二字，即以后者为准。古今中外出现过大量历史叙事诗，如荷马史诗曾引起西方的考古大发现，中国的“杜诗”有“诗史”之称，历史作品被称为“无韵之《离骚》”者并不少，史学大师陈寅恪曾标示“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如此说来，“演义”体何不可以应用于史呢？

我这样讲，并不贬损“形式”的作用，否则，又何必采用“演义”的形式呢？关于著作形式的重要性，本世纪初俄国学者什克洛夫斯基早就有过说明，无须赘述。要说明的是，我们这套“演义”作品完全以历史发展的本身顺序为主线，从历史事实材料出发，没有凭空虚构与向壁杜撰的成分，但这不排除采用一些艺术的手法，以更加有效地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和历史事迹，用学术事实来回答上述理论问题。因此，这套书叫“历史演义”，而非“演义小说”或“历史小说”。

一门健全的历史学，应该是科学性、艺术性、启喻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历史学是真（历史事实）、善（历史教育）、美（历史文学）的统一，是作性（修辞）、记性（考据）、悟性（义理）的统一，是才（词章）、学（史料）、识（理论）、德（人格）的统一。演义体用于讲史，既符合历史自身的本性，也是历史学自身的内在要求。司马迁的《史记》，被尊崇为古代历史著作的典范，但同时又是历史叙事文学的典范，是文史结合的样板。尽管后世文史逐渐分离，但无论是刘知

几，还是章学诚，都在反对文人修史的同时，莫不主张史家必须通文。这就既避免了历史著作因文人修史而带来的不科学、不真实现象，同时也避免了历史著作的枯燥与干瘪，从而成为一个并不偏枯的完整理论。

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是我国研究二战史或世界现代史的专家，同时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借鉴文学手段（包括典型化、形象性、想象力、意识流以及其它文学写作技巧），对自己深谙的各种史料，进行筛选、提炼、锤锻和升华，并三番构思、布局，反复斟酌、推敲，最后才落笔成文。

空前绝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是交战双方进行的海、陆、空军事战，而且是政治战、经济战、谍报战、文化心理战和意识战，富有传奇色彩。但迄今为止，在我国，虽陆续出版了若干学术性较强的有关著作，由于种种原因，体现这场战史“三性”并进行立体式和全景式的描绘之作，似寥寥无几。

历史发展到今天，随着“绝密”史料的更新，旧的结论被推翻，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使“二战史”固有的“三性”具备了进一步体现的主客观条件，这也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二战新的浓厚兴趣，也给我们编撰本书带来新的内容，试举数例：

抗日主战场在国军一方。

汪精卫摆脱戴笠盯梢。

男装丽人的秘闻。

宋美龄周旋于盟军诸帅之间。

隆美尔密赴北非巧施美人计。

罗斯福的苦肉计。

日军的淫窟地狱。

卡廷森林大屠杀的内幕。

斯大林是否曾准备投降德国。

斯大林与西方划分势力范围的雄心。

本书作者在形象记录二战进程和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还不断地将自己的真知灼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文词的纹理之间，无不令人感到人物是活的，事件是真的，读来明快而真挚，不禁拍案叫绝！

本套丛书的主要特色是突出人物，以人带史。二战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对于我们的书，人们可以从军事学、政治学、人才学、文化心理学、外交策略、民族关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领导方法与艺术等方面去研究它，从中获得知识和历史借鉴；还可从文学的角度来欣赏它，从中获得美的享受。无论你的文化程度怎样，也不管你的职业是什么，人之一生总是难免坎坎坷坷，不会也不可能一帆风顺。当你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这套书或许可以为你提供某种启示；当你处于进退维谷时，这套书或许可以给你开辟第三条路——在书页中发现一块自己的天地。陶醉在这块小天地里，比看着周围那种势利与冰凉的人生，忍受着空虚的痛苦，也许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罢。

序文在形成过程中，曾得到贾英华、李宏岩、杨玉圣等先生的支持、鼓励和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张联芳

1993年5月于北京管庄

目 录

| | | |
|-------|--------------------|---------|
| 第 一 回 | 同盟国凯歌高奏 法西斯末日来临 | (1) |
| 第 二 回 | 双面魔抢班夺权 吞毒丸狱中丧命 | (13) |
| 第 三 回 | 捕战犯漫天撒网 保性命东躲西藏 | (28) |
| 第 四 回 | 昔敌巢收监群魔 审战犯设立法庭 | (42) |
| 第 五 回 | 诉被告义正辞严 强镇静否认罪行 | (54) |
| 第 六 回 | 助魔王张牙舞爪 使诡计劫数难逃 | (69) |
| 第 七 回 | 巧结缘变成巨富 办外交一方称雄 | (86) |
| 第 八 回 | 飞英国谜底难解 传遗嘱踪迹难寻 | (103) |
| 第 九 回 | 捧主子阿谀奉承 害百姓穷凶极恶 | (118) |

| | | |
|------|--------------------|---------|
| 第十回 | 扶纳粹筹款捐物 眷故土违抗命令 | (135) |
| 第十一回 | 徒狡辩罪名成立 上绞架魂赴地狱 | (153) |
| 第十二回 | 困兽犹斗东京湾 盟军围歼逼投降 | (169) |
| 第十三回 | 战败乱世任首相 殚精竭虑护国体 | (187) |
| 第十四回 | 驾驭政坛煽战火 饮鸩自尽逃罪责 | (199) |
| 第十五回 | 天皇裕仁免起诉 罪将冈村受庇护 | (213) |
| 第十六回 | 开列战犯备起诉 助战财阀逃法网 | (228) |
| 第十七回 | 万事俱备欠东风 远东开始大审判 | (241) |
| 第十八回 | 纵横捭阖图扩张 刚愎自用丢纱帽 | (256) |
| 第十九回 | 腥风血雨出怪杰 侵华肆虐急先锋 | (273) |
| 第二十回 | 南京屠杀惊寰宇 法庭抵赖笑煞人 | (287) |

| | | |
|-------|--------------------|---------------|
| 第二十一回 | 掩饰侵略办外交 策划扩张作首相 | (301) |
| 第二十二回 | 神刀流剑戏生灵 弄权掠地戕自身 | (313) |
| 第二十三回 | 残杀无辜反人道 虐待战俘违公法 | (331) |
| 第二十四回 | 巧舌如簧徒抵赖 绞刑架上变鬼魂 | (346) |
| 后 记 | | (360) |

第一回 同盟国凯歌高奏 法西斯末日来临

话说公元1945年4月20日，德国首都柏林布满了浓厚的乌云。大批盟国的飞机一次次地穿过云层丢下炸弹，又一次次地飞走。到处都是窜动的火焰，凄厉的哭声，歇斯底里的叫喊。不久前还盛极一时的城市而今到处残垣断壁。同盟国的军队正同仇敌忾，从欧洲、美洲、亚洲向这里集结。英勇的苏联红军发动着一次比一次猛烈的进攻，此刻他们心中涌动的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复仇！在凶猛的攻势下，德军的战线迅速缩小、后退。

也正是在这烽火连天的时刻，在威廉街后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一个庆祝元首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的宴会正在举行。几乎所有的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以及海军元帅邓尼茨、陆军元帅凯特尔、约德尔等等都在座，这些人绝大部分即将成为重要战犯。希特勒多年的情妇爱娃·勃劳恩此时也已来到他的身旁。本来她以为希特勒可以在阿尔卑斯山的山间别墅，在美丽的风景中庆祝生日，然而时局变化这样快，她只好下决心到柏林来陪伴她的元首。

地下室里灯光明亮，仆人们不断地穿梭上菜，觥筹交错之声不绝于耳。第三帝国的权贵们频频举杯向他们的领袖表示“衷心”的祝愿，共同追忆着往昔“美好”的岁月。但明眼人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欢乐和祝愿隐藏着深深的绝望情绪。随着地上传来的清晰可闻的爆炸声和枪炮声，人们的脸上阴晴不定，每个人都想着心事。席间，不时有人暗示或明说，让元首到柏林以南的凯塞林部队

去，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只要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就行。希特勒迟疑不决，不置可否，但他的样子却显然不像个容光焕发的寿星佬，倒像个病夫。总参谋长古德里安的副官波尔特上尉偷偷对另一个副官担忧地说：“元首沮丧不堪，瞧他的头摇个不停，左胳膊吊着，像瘫了似的，手也是哆哆嗦嗦……”

将军们的担心的确不是多余的。就在这天夜里，苏军的坦克浩浩荡荡开抵了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部的南郊，开始了柏林城的攻坚战。柏林的人们，惊恐地望着熊熊的火光和四起的硝烟，甚至不知道究竟是白天，还是黑夜！

也就在这天夜里，大批人员撤离了柏林，连元首曾经最信任的希姆莱和戈林也匆匆溜了。临走时，戈林的大卡车队没忘记载走从他的卡琳哈尔公馆运出的大量金银财宝。不论是戈林还是希姆莱，此时都踌躇满志，看来他们的领袖终是逃不过柏林这场劫难，那么，这继承人当然该是自己了。

希特勒留下了，他要在柏林“领导抵抗”。到这时，他还相信，他统率的德国军队将凭借那可怜的力量，对苏联红军和盟国发动强有力的反攻。4月22日，将军们在军事会议上告知希特勒：北面阵地失守，苏联军队已进入城区。

“帝国的末日到了！”希特勒终于失去了控制，“每个人都背叛了我！”这位不可一世的魔王脸部抽搐着，呼吸急促，嗓音尖利，“我要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尽管走好了！”

紧张的气氛中，将领们仍旧劝希特勒去南方领导剩余军队。副官们开始大量烧毁文件，和恐怖的柏林城一样，地下室里一片混乱，恐怖和绝望笼罩着每一个人。

4月23日16时，赫尔曼·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元首发了一份电报，试图接管希特勒的职位：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

根据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与此同时，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在波罗的海海滨的瑞典领事馆内会谈。对元首忠诚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可没有费心去要求继承权力，他已在“忠实”地行使这种权力了。

“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他催促着这位瑞典伯爵尽快转告艾森豪威尔将军，德国将向西方盟军投降，但在东线将与苏联军队顽抗到底，直至西方国家来接替这条抵抗布尔什维克的战线为止。

这位自揽第三帝国权力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是多么的天真啊！此刻，在烛光下起草这封投降信时，他还很得意，满以为他已经就是统帅了！

可惜，他们的行动为时过早。“元首”虽然孤立地呆在被苏联红军围得铁桶般的柏林，但他仍旧相信，只要他通过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铲平所有的“叛国阴谋”，哪怕这叛国者是戈林、希姆莱或别的什么人。

希特勒收到戈林的电报时，自然怒不可遏。在戈林的死敌鲍曼授意下，希特勒给戈林回电，怒斥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但念其长期为帝国效力，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尚可免去一死。而鲍曼仍不满足，他私自命令驻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头目以叛国罪立即逮捕帝国元帅戈林及其参谋部的全体军官和顾问。

25日，苏联红军和美国军队在柏林西南的易北河胜利会师。地下避弹室内甚至也闻到了硝烟的气味。希特勒开始明白，这座地下室将是他的坟墓。

28日黄昏，宣传部无线电台收到了一则难以置信的消息，戈

培尔的一名部下穿过流弹纷飞、坑洼遍地的广场，仓皇地将它告诉给他的部长和元首。全场的人都受到致命的打击，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他们听到了什么？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竟打算投降！

阿道夫·希特勒从未怀疑过他的忠诚，但这位“忠诚”的人却居然一点招呼都不打就叛国了，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希特勒的面孔涨得通红，几乎变了一个人，狂怒咆哮之后一阵瘫软，晕倒在地。整个地下室霎时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意识到依靠陆军的反攻已经毫无指望，德国的正规军队在迅速崩溃瓦解，苏军离总理府只有几条街道，末日即刻来临。而守卫这些街道的志愿军和希特勒青年团现在只剩下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和十五、六岁的孩子，要抵抗苏军的强大进攻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些将领们呢？他们都在策划尽快离开这条即将沉没的船。到了这时，连娶了希特勒忠实情妇爱娃妹妹的党卫队将军菲格莱恩，也偷偷准备投降了。他在苏联人即将攻入的家中等待被俘，结果，还是被党卫军抓回了地下室。他的妻姐也没帮什么忙，这个贪婪愚蠢的家伙到底还是死在了希特勒前头。

现在，希特勒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可留恋的东西了。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完了，他的所谓“战无不胜”的军队完了，他曾信任过的相交极久的朋友和“忠实”的追随者也远远离开了他。最后，唯有多年的情妇爱娃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夫妇还一心一意地守候着他。于是，他决定请戈培尔夫妇做傧相，和爱娃结婚，然后自杀殉国。

婚礼在29日凌晨举行。阴森森的早餐，低沉沮丧的面孔，使喜庆的婚礼笼罩着悲哀的气氛。凄惨冷漠的婚礼早餐一结束，希特勒立刻叫来女秘书，开始口述遗嘱。

这位已经失败的人临死也未放弃他已经碰得头破血流的主

张。在这份遗言中，充斥着厚颜无耻的谎言，仍旧高弹着反犹的老调：“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客……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瞧，他把战争的责任和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了犹太人身上。

其次，他说他“决定留在柏林”，是因为他不能离开这个他为之“奋斗”的国家和城市，更不能被俘，以免让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他还大骂陆军官军团，把战争的失败全推在了这些人头上。

可笑的是，希特勒在遗嘱中竟指定了在战争中起作用最小的海军元帅邓尼茨任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这时，陆军、空军和党卫队已被希特勒视为叛军，因此，他指定的新政府成员是：

原宣传部长戈培尔任总理。

原纳粹党全国领袖鲍曼任“党务部长”。

赛斯——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

这些残暴狠毒和极端反犹的纳粹分子正是希特勒心中诚实的人。

这位最高统帅写完了遗嘱已经精疲力尽，回卧室休息。此时天已破晓，阳光穿透浓烟笼罩的柏林，照射着他生命的最后一息。

陪伴左右的鲍曼可不想死，他利用这机会还要做做起码是幕后指挥的梦。但是戈培尔博士决定全家陪着元首赴黄泉。戈培尔早已把生命交给了希特勒，他毕生的意义就在于替希特勒制造纳粹神话。他投靠了希特勒，才有如此的飞黄腾达。否则，这个患小儿麻痹症的残疾人，这个不成功的作家，怎么能有今天呢？为了使他和希特勒共同创造的神话永远流传，他要为元首殉葬。

当希特勒休息后，戈培尔主意已定，回到自己房间也开始写遗嘱，他自己称之曰“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一觉醒来的希特勒收到了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他亲密的侵略伙伴本尼托·墨索里尼命归西天，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也一并送命。

原来，这两人4月26日化妆成德国士兵，企图逃往瑞士，中途却破意大利游击队截获。4月28日被处决后，他们的尸体被车运到米兰，暴尸广场。第二天，又被倒吊在路灯杆上，后来又被扔到路旁阴沟里，让千百个复仇的意大利人尽情地践踏。劳动节那天，二人被合葬在米兰的贫民墓地。意大利法西斯领袖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成为人们永远鄙夷唾弃的历史垃圾。

这可怕的消息大大刺激了希特勒，他面部再次绝望地抽搐起来，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马上自尽毁尸，决不能让他和他的新妇落入敌手。他毒死了心爱的狗，把毒药交给秘书，焚毁残余文件，4月30日中午正式命人将二百升汽油运到总理府花园。

在这运送汽油的当儿，希特勒和他金发碧眼的美丽新妇吃完了最后一餐。这个可怜的女人，完全被希特勒控制了，苦苦等了他十几年后，做了新娘，却只是为了陪葬。虽然她甘愿做希特勒的殉葬品，甘愿受万人的唾骂，但在这最后时刻，也没心思吃午饭。在一袭黑衫包裹下，爱娃坐在餐桌边，脸色苍白，表情麻木，等着最后时刻的到来。

1945年4月30日下午3点30分，总理府地下室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戈培尔和鲍曼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趴在沙发上，从脑袋上不断往下淌血，他往自己嘴里放了一枪。爱娃·勃劳恩——不，此时已是爱娃·希特勒躺在他的身旁，她脸色铁青，身上很干净，显然是服毒而死的。

这天是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10天，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整整12年零3个月。这个妄想统治世界的暴君

痛苦地结束了他的生命。临死前，他留下的最后有记录可查的文字是：“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看吧，他抱着为优越的德国人赢得“东方领土”一念开始政治生命，而千千万万德国人的死亡和千千万万德国家园的毁灭，仍然没有使他清醒。他，又抱着这个妄想结束了生命。

维金式火葬开始了。士兵用军绿色的毛毯裹住元首的尸体，遮住他那张血肉模糊的脸，爱娃则被直接抬出来。苏联红军的炮弹不断打在花园里和总理大楼墙壁上，不断打扰着这个遗体告别仪式。在一阵猛烈的爆炸之后，尸体被放在一个弹坑里并浇上汽油，火焰熊熊燃烧起来，送葬人行纳粹告别礼，然后匆匆退回地下室，开始忙着四下逃命。很快，苏军的炮火把这一切痕迹都扫荡光了，阿道夫·希特勒逃过了历史和世界人民的审判，无影无踪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由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使希特勒之死成了个谜。几十年来，传说不断，有人说他秘密生活在南美丛林里；有人说，他的遗体并没有火化，而是落到了攻克柏林的苏联人手中，在鉴别确认后，被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1946年又重新挖出埋葬，甚至还有照片为证，这种种传说当然难辨真假，因为希特勒和爱娃都有面貌相同的替身。但我们相信，如果他真的还活在世上并被抓住的话，仍然难逃一死，而他对世界人民欠下的血债是死一万次也无法偿还的！

暂不提地下室的众将官如何准备逃窜，且说那位希特勒最虔诚的信徒约瑟夫·戈培尔是如何为希特勒摇旗呐喊，最终又为他殉葬的。

这位纳粹宣传部长生于1897年10月29日，是位纺织厂职员的孩子。幼年患小儿麻痹留下残疾，因此未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显身手，而是进了大学主修哲学、历史和文学，并于1921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不过他当作家和诗人的幻梦很快就破灭

了，因为不论是他的诗、小说或是剧本，都得不到出版商的青睐。在他出头之后，就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犹太出版商从中作梗。

于是，戈培尔开始图谋在政界出头。终于，他锋利的言辞和通畅的文笔被希特勒看中，两个纳粹分子一拍即合。戈培尔感谢希特勒知遇之恩，遂利用自己手中的笔，为纳粹党摇旗呐喊，为希特勒夺取政权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他给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编造了希特勒“一贯正确”的神话，还选择了纳粹党歌“威塞尔”，以一个纳粹暴徒的名字鼓动人们成为希特勒狂热的追随者。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在戈培尔的极力推行和组织下，德国人的生活和工作被严格管制起来。

1933年5月10日午夜，柏林发生了一幕中世纪末期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在柏林大学对面的一个广场上，熊熊火焰冲天而起，大量的书籍被不断地抛进了这个巨大的火堆。那些在戈培尔博士得意而赞许的眼光中被焚毁的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伟大作品。它们是：托马斯·曼、杰克·伦敦、马克思、恩格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伦·凯勒、茨威格等名人的著作。烧毁这些书籍的原因据说是因它们对德国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在这焚书之际，戈氏庄严地向学生们宣告：“德国人民的灵魂还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于是，在这火光照亮的纳粹新时代，德国成了文化管制社会。这个曾经有过悠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民族，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退化。艺术、文学、报刊、广播、电影、音乐乃至教育都成了专门为新政权宣传和为野蛮统治服务的工具。甚至学生们的课本也有了种族性，大学教授们居然开始教授“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在1937年还一本正经地出现了一本叫做《德意志数学》的刊物。戈培尔写的第一篇社论竟堂而皇之地说：凡是认为数学是没有种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都包含着毁灭德国科学的胚种。

在这种氛围下，德国的文化在枯萎、叹息！德国人民在不知不